

第 16 卷 · 戏剧 ·

徐訏文集



上海三聯書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徐訇文集/徐訇著. —上海:上海三联书店, 2008.

ISBN 978-7-5426-2869-5

I. 徐... II. 徐...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34605 号

徐訇文集

著 者/徐 訇

责任编辑/钱震华

装帧设计/鲁继德

出版发行/上海三联书店

(200031)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

<http://www.sanlianc.com>

E-mail:shanlian@yahoo.com.cn

印 刷/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/2008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/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/890×1240 1/32

字 数/7000 千字

印 张/243.75

ISBN 978-7-5426-2869-5/I·387

定价:990.00 元 (全 16 卷)

目 录

生与死	1
月 亮	72
兄 弟	149
母亲的肖像	212
青 春	259
旗 帜	266
野 花	271
男 女	278
两种声音	285
北平风光	293
乱 麻	303
单 调	315
子谏盗跖	324
难填的缺憾	334
荒 场	339
心底的一星	345
女性史	354
漏 水	357
遗 产	368

人类史	375
鬼 戏	377
忘 忘	380
水中的人们	385
契 约	395
租押顶卖	407
男婚女嫁	422
军事利器	448
红楼今梦	458
看 戏	466
白手兴学	475
鸡蛋与鸡	484
日月昙开花的时候	492
客从他乡来	503

生 与 死

时:现代

地:中国

人:陈伯伟(环龙银行经理)

洪阑(陈伯伟之妻)

素龙(陈伯伟之长子)

素骐(陈伯伟之幼子)

张企斋(环龙银行职员)

张美度(张企斋之女儿)

沈肯堂(张企斋之友人)

沈守白(沈肯堂之子)

韩妈(张家老佣)

徐宁(素龙、素骐、美度之同学)

李仲梅(同上)

张母

张剑晓(张母之子)

张剑平(剑晓之妹)

刘百槐(洪阑之外遇——不出场)

亚生(一个流氓——有鸦片瘾的瘦子)

中棍(一个流氓——有酒癖的胖子)

警察五人

第 一 幕

时：傍晚。

情境：中产阶级张企斋的家。张企斋是环龙银行的一个职员，妻死了以后也没有续弦，同一个女儿过着安逸的生活。女儿在一个大学读书，对他父亲有两重爱情：一重是对父亲，还有一重是对母亲的。所以她也有两重责任：一重是做女儿，在读书；另外一重是做主妇，管家。但是最近一切都变了，她父亲失业已有半年，她这学期也因而辍学了。所以从这间房间看起来，要说他们穷，自然还不能算穷；要说相当宽裕，也是不然的；房内也有书，这是美度所爱好的，也是企斋所看重的。

布景：一间合于情境的坐起室，同时也是书房与饭厅。

（美度上。这是一位知识阶级的女孩，这种女孩在富有的家里一定会是看不起人的小姐，但在平常的家里则是最有同情心的女子，我们应当相信她在学校里时功课是好的。第一因为她聪明，第二因为她把功课弄好了，就可使她的地位超于比她有钱的小姐。她生成有一副活泼的可爱的态度，慷慨直爽也是她的可爱的特征。按说她是快活的，但是最近她为她父亲失业与自己的失学，陷于不快活有好几个月了。可是今天不同，她非常兴奋，满脸是快活的征象。上场时手上臂下带着许多东西——水果，鲜花，以及洋点心之类……显然她是刚从外面买东西回来。她把东西放在桌上。韩妈跟着进来）

韩妈：啊！你回来啦！买了这许多东西。

美度：（吃力地坐下）今天我们要快活一下了。

韩妈：（收拾桌上东西）你一定走得很累了。

美度:没有,今天我的心非常高兴。

韩妈:实在,我也非常高兴。这几个月来你总是闷闷不乐,不爱出去,今天忽然高兴起来,出去买了这许多东西回来。我好像在黄梅时节阴天里做人,忽然开了太阳一样的高兴。

美度:不错,我也是一样,几个月来,好像天天是阴惨惨的阴天,今天突然出了太阳一样了。啊!韩妈,素骐、仲梅、徐宁他们没有来吗?

韩妈:没有,怎么?他们今天要来吗?

美度:是的,我约好了他们吃晚饭,替我父亲庆祝庆祝。

韩妈:那么,我们要去预备菜了,你怎么不早说,也好叫我预备。

美度:啊!这个我早已弄好了,我已经叫菜馆里送来,用不着你再来担心了。

啊,韩妈,你说我现在多么开心,以后我们又可以过安定的生活了,下学期我又可以进学校去。

韩妈:不晓得老爷这次的新差使有多少钱一月?

美度:大概一百八十块,那不是同以前差不多吗?不过我们要节省,省下来要还清一点债。

韩妈:老爷也奇怪,自从你失掉了母亲,他一直规规矩矩的,怎么这几个月来忽然又三天两头去赌去了。不然就算没有事情,也不至于负债的。要不是他有了事情,我真怕那么可怕的惨事又要来了。

美度:什么,你又说可怕的惨事,那到底先前有过什么可怕的惨事?

韩妈:这是过去了,很早很早地过去了!

美度:那是为什么?

韩妈:这是一个很凄惨的故事。

美度:什么?又是凄惨的故事?你讲给我听好不好?坐着讲,

韩妈。

韩妈：以后再讲。（欲出）

美度：韩妈，我知道那个凄惨的故事一定同我有关系的。以前不是有许多次，你也是想讲想讲的又不讲了。有一次，在夏天里，我问起我的母亲，你也说一个凄惨的故事。现在说到我父亲，你又说是一个凄惨的故事，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韩妈。

韩妈：今天快快活活，讲这故事干吗？

美度：上次，三个月以前吧。你说凄凄惨惨的夜里不要讲凄惨的故事，现在快活了，你又说快活的日子不要讲凄惨的故事。你讲，韩妈，你不讲我永远不会快活。

韩妈：……

美度：韩妈，你讲。你在我家这许多年，母亲没有了我跟你睡，同你在一起，你照顾我，你同我母亲一样，你什么都不骗我，不瞒我，为什么对于这件事独独瞒着我呢？韩妈，现在你讲，以前我心里不快活，你怕我受不住凄惨的故事，今天我很快活，心里非常光明，听一点凄惨的故事，算不了什么。你讲！

韩妈：隔天再讲，隔天再讲。

美度：我要你讲，今天，现在，立刻，我要你立刻讲。

韩妈：（吞吐地）你听了可不要怪你父亲。

美度：怎么会怪我父亲，你尽管讲。

韩妈：你母亲是一个了不得的好人，她待我实在好。她把你托给我，所以我要管你到你出嫁了。

美度：不要讲这些了，我很知道。你同我母亲一样，我不会离开你，我不要你走，你老了，我养着你。现在请你告诉我那个故事。

韩妈：我不能讲，我答应过你父亲不讲的。

美度：你是不是讲母亲不好，那也不要紧，母亲总是我母亲。

韩妈：不，你母亲怎么会不好，她再好也没有啦。

美度：那么你是要讲我父亲的不好，那也不要紧，他现在总是很好。

韩妈：他现在，现在又赌起来了啦！

美度：你是说他以前也这样赌吗？

韩妈：是的，你母亲死以前。

美度：你不是说她在我四岁时死的吗？

韩妈：是的，你四岁的时候，那时候你母亲把你交给我。那时候我们在烟台，她带了你的哥哥同一个妹妹到上海找你的父亲。海上起了飓风，船翻了。

美度：怎么，你是说她死在海里？为什么父亲一直没有告诉我？

韩妈：你父亲那时候在上海爱了一个妓女，天天赌钱，同现在一样。

美度：韩妈，你是说我父亲……

韩妈：是的，家里有一年不带钱来，不寄信来。所以你母亲才带了一个哥哥，一个妹妹去找他，但是船翻了。

美度：我还有一个哥哥，一个妹妹。

韩妈：是的，要是在这里，恐怕同徐宁徐先生一样高了。

美度：那么后来我们怎么样呢？

韩妈：我们在烟台苦苦地过活。

美度：我父亲呢？

韩妈：他一直没有消息，但是一年以后他回来了。他在上海病了一场，那个妓女又同别人好了。他才想到家，回到烟台来，但是你母亲哥哥妹妹都死了。这样他才完全觉悟了，从此就忏悔过去，也不娶人，规规矩矩一直到现在。

美度：真的这样吗？

韩妈：自然是真的。你母亲走的时候，把你交托了我，叫我无论如何管着你。现在你已经快二十岁了，但是他忽然玩起赌博来，

我想起来，实在有点怕。

美度：但是，现在这都过去了！过去了！

韩妈：（愤慨地）过去都在我的心头，你母亲这样一个人，这样的死去！我想到这里，我真恨男人。你父亲，不瞒你说，一切进大学，到日本留学，所有的钱都是你母亲供给的。但是回来以后，不久他就爱上了一个妓女，把你母亲害死了！（哭泣）

美度：唉！我父亲，想不到我父亲……

韩妈：但是你可不要恨你父亲。过去的事情都回不来了。他是每天在忏悔的，他爱你，把你当作你母亲一样的在忏悔；你母亲死了，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追回她？只有你是他唯一希望，所以他无论如何要把你培养得好好的，要你好好地读书。

美度：（哭泣）……

韩妈：他的忏悔是很可怜的，但是你母亲死得更可怜！

美度：（哭泣）……

韩妈：你快不要哭。哭有什么用？你母亲也不会复活。你父亲最近的赌博，又使我想到过去，我怕，好像什么惨事又要发生了！但是现在好了，可怕的印象又快消散了。他又要早出早回地去办公了。

美度：为这次失业，他是大大的瘦了。唉！母亲……

韩妈：瘦！那是为赌博，赌博，可恶的赌博！（又缓和起来）可不是瘦了许多，他这样的清瘦，完全恢复了以前的样子，以前，他从日本回来时候迷于赌钱的样子，那时候你才生了，为了赌钱，以后就在上海迷上了一个妓女！唉！这瘦，瘦得可怕！可怕的瘦，我怕又要发生什么惨事了。

美度：现在我已经快二十岁了，那么你是说他有十五年没有这样瘦过了。

韩妈：（更缓和）是的，他身体本来很瘦，但是自从他忏悔了以后，养得好，不糟蹋。每天办事，事情完了就回来，看看书吃饭，吃

完饭睡觉,只有礼拜天带你去看看戏,或者去玩玩。现在因为天天赌到三更四更回来,早晨不起来,所以瘦下来!瘦得同以前一样了。

美度:(自语地)唉,母亲会是这样死的!

韩妈:他现在瘦得可怕,同以前一样,这种瘦法有点可怕!我怕会出什么事。

美度:(呆木地自思)……

韩妈:你可不要在你父亲面前说出这件事。他现在要你相信他,爱他,他不愿意你知道他过去的糊涂。

美度:是的,我仍旧相信他,爱他。十五年的忏悔,把我教育到这样大,他也不要娶人,没有什么娱乐,苦苦地工作,工作,只为我一个人的幸福与前途。但是,母亲,母亲……(她又哭了)

韩妈:啊!这是难得的,过去有多少人来做媒,他都拒绝了。那完全为你,你像你的母亲,尤其笑的时候,他同我说,你多一份笑容,多一种幸福,在他就是多一种安慰。

美度:(伏在椅背上哭)……

韩妈:你好好地做人,就是对得住你母亲,哭有什么用?快起来。徐宁他们也快来了。(韩妈立起,于是一面装果碟,一面说)今天起好了,一切要复原了,你下半年又要上学了,我们可以多用一个佣人,我老太婆也可以空闲一点了。(停一会)你起来,小姐,他们大概快来了。我去看看去。

(她拿了废纸空花瓶下)

美度:(起来脱去外衣,挂到衣架上,又颓然坐下)

(韩妈捧着花瓶上,她已把它装满了水)

韩妈:(把花瓶放在桌上,拿起花)这是什么花?有点儿像芙蓉,怪好看的。

(她把花插到花瓶去)

美度:这叫康纳生。(她站起来,自己去布置花去)韩妈,你看

看有几点钟啦？

韩妈：(看桌上的钟)三点一刻。

美度：怎么徐宁还不来？(美度是算准了，以为当她买了东西回来，徐宁一定可以来了，所以她现在有点失望)

韩妈：你约他们现在来吗？有几个客人？

美度：就是他们三四个。

(外面有敲门声)

美度：一定是徐宁来了。

韩妈：(出去开门)……

(美度整理自己的衣服，她同许多女子一样，对于会见自己所爱的男子，总想自己整齐一点。)

(陈素骥，李仲梅上)

美度：啊！好极了，你们没有晚到。

素骥：不但没有晚到，而且早到了。(素骥把帽子与大衣挂到衣架上去)

仲梅：末了两课，先生告假，所以我们早到了。(仲梅脱大衣)

美度：(接仲梅的大衣挂到衣架上去)你们随便坐好不好？

仲梅：(坐)徐宁还没有来么？

美度：奇怪，他现在还不来。

素骥：(对仲梅)你忘了自己早来了吗？(对美度)你没有约别人吗？

美度：没有，我也不是请客，不过使父亲惊奇一下，高兴一点，所以随便约几个人来玩玩。

仲梅：你没有告诉老伯吗？

美度：没有。

素骥：他现在的差使，是在哪里？

美度：在社会局里。

仲梅：有几天了？

美度：才第一天，所以我要使他惊奇一下。

素骐：你们的家庭真是快活，父女的感情这样好。

美度：怎么能同你比，你们有钱，不用愁生活。

素骐：你怎么也讲这种话了，美度，有钱？我宁使愁钱，不愿意过不和睦的生活。

美度：我们都看不起钱，但是自从我父亲失业了，我辍学了，家庭的空气完全变掉，我了解那钱的重要。

素骐：但是你看，我这样有什么意思？我父亲同我不合，我母亲同我也不合，我哥哥也同我不合。

仲梅：其实你们两个人各有各的痛苦，大家不会了解的。素骐，你同你哥哥不是一个母亲生的，也是你们不睦的原因。

素骐：其实也不是不睦，根本是合不来。他完全是纨绔的派头，比方他爱美度，爱不到也不必叫父亲挽人说亲。

美度：那我倒不怪他。

素骐：当然你以为这是他的自由，但是事实上你父亲是我父亲行里的人，这当然要你父亲为难的。而且我父亲的脾气他不是不晓得，假如你父亲不答应，我父亲一定会以为丢了面子，要怀恨了。

仲梅：我想他是有意这样，以为由你们父亲来说，美度的父亲就不能拒绝了。这种性格，简直是无赖。

美度：这是他傻，我父亲脾气向来是高傲的，自然不会因此屈服，而且这明明是一种威胁。况且我父亲爱我，自然要顾到我的幸福。

素骐：这个我都晓得。因为假使你父亲肯同流合污，迎合一点世俗上的喜恶，他早就可以升官发财了，以他的学识品行。

仲梅：是不是因为就素龙的事情，你父亲就同他父亲不好，所以不久就辞职了。

美度：也不是完全为这件事，我父亲做事太古板，不肯马马虎虎，平常他就心直口快地要批评局里的事。

素骐：不过近因总是为这件事，以后就更加水火不相容了。

（徐宁上）

徐宁：美度，美度！啊！（对素骐、仲梅）你们倒先到了。

美度：你怎么那么晚？

徐宁：下课晚了一点，我又到图书馆去还掉几本书。

美度：好啦，现在就等我父亲来了。徐宁，今天我要给我父亲惊奇一下，回头他来的时候，请你们都到我房里去，吃饭的时候你们再出来。

徐宁：那么你要告诉韩妈一声，省得她先告诉了他。

美度：这也对，（站起，叫）韩妈！韩妈！

（韩妈上）

美度：韩妈，回头老爷回来了，你不要告诉他有谁在，我们要使他惊奇一下。

韩妈：小姐，我知道啦。

素骐：他来的时候，顶好先关照我们一声，好让我们到里面去。

仲梅：这样好极了。

（韩妈下）

徐宁：美度，伯父有了事情，怎么预先一点没有说起，这样突兀的。

美度：没有说起，是的，不但你不晓得，就是我也不知道。还是昨天下午，他很早回来，他说他明天要做事了。

素骐：这太奇怪了。

美度：他先不告诉我，也是要使我惊奇一下。啊！那时候，我真是快活极了。所以现在我也要使他惊奇一下。素骐，上次同你说的下学期替我弄小学教员的事情，也不用进行了，我又要复学念书了。

素骐：仲梅还叫我把她送我的钻戒卖掉来救你们的急呢。（示手指上的戒指）

美度：仲梅，你真好。但是你们的定情戒指怎么可以卖掉呢？

仲梅：这算不了什么。本来我们去找一点钱，但是手头也只有这只钻戒可以变一笔款子。

美度：这我是不敢当的，现在更加用不着了。你看，我连小学教员的位子都不想谋了。

徐宁：本来这事情伯父也是不赞成。

仲梅：他不赞成吗？

美度：不错，我探他口气，他不赞成。可是我这次托素骐，就没有告诉他，我想成功了再告诉他。因为事实上，如果父亲再没有职业，我们就没有法子生活了。他这些日子，每天去赌，赌得很晚回来，输去不少。我相信那完全是他忧愁之故；我要有了职业，他自然不会去赌的。现在他又有了职业，我们的生活可以上轨道，他也不会再去赌了，他同我说过。所以我要特别使他快活。

徐宁：素骐，明天让我们来庆祝美度吧。叫一桌菜来，这里来醉一下。

素骐：好极了，最好预先也不要告诉老伯。

徐宁：（对素骐）不过你哥哥知道你今天同我在美度家里，明天又来，他一定又要不高兴啦。他现在怎么样？最近还同你提起他爱美度吗？

素骐：他懂什么爱！现在他一样很快乐，天天跳舞，玩儿。

美度：真的，像守白那样，不是爱不到一个人就病了吗？

仲梅：守白不是被捕了吗？

素骐：是呀。

美度：被捕啦？怎么忽然被捕啦？

徐宁：他病了，病好啦。忽然加入什么党做起秘密工作来了，最近听说被捕啦。

仲梅：这全是那位女家母亲不好，不让她女儿同他来往。

美度：她母亲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往？

仲梅：大概是嫌守白太穷。

美度：那么那女儿难道听母亲的？那也太懦弱啦。

素骐：不，听说她爱她母亲。她母亲养她很苦，所以她决定牺牲自己，不同守白来往啦。

徐宁：会不会还有别的缘故？

素骐：不，守白把信都给我看的。她很坦白地告诉守白，她虽然爱守白，但是她更爱她母亲。所以决不能再同他见面啦，叫他自己努力好好做一个人。

仲梅：这样守白就加入了什么党，去做秘密革命工作了，最近就被捕了。

美度：是他母亲不好。啊，你们见过那位张小姐吗？

仲梅：没有，不过听说很美。她家里从来就不让守白同她出来。

徐宁：不过现在你不说她母亲也后悔了吗？说因为她女儿非常焦急，把她感动了。

素骐：现在只等守白恢复自由，可是军部里敲竹杠，要一万块钱才能保出来。但是一万元钱叫她们哪里去筹去？

徐宁：好像有人敲门了，恐怕是你父亲回来啦。

美度：不会的，不会有这样早的。

（韩妈上）

韩妈：老爷回来啦，他回来啦。

（美度指挥着徐宁、仲梅、素骐进内，自己从书架拿一本书坐下来，假装看着书。韩妈下。徐宁自内上）

徐宁：还有大衣，还有大衣。

（徐宁从衣架上拿了那些大衣，匆匆向内下）

（张企斋上，他表面上满脸是快活，内心可是很痛苦。他的过去如何，我们不能在他脸上看出来，但近十年来的生活使他养成了一种单调和蔼冲淡的神情，他有点老，也有点憔悴，但他永远含蓄